



光荣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

难忘的行程

35763/16

內容說明

本書收入了“難忘的行程”、“艱苦轉戰”、“敖山廟伏擊”等三篇文章。前一篇描寫南昌起義軍失敗後，革命戰士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尋找黨的情形。後兩篇描寫朱德、陳毅等同志率領部隊長途轉戰，進入湘南，和林彪同志指揮的一次出色戰鬥。這幾篇文章記述了革命部隊和革命戰士歷盡艱險、克服萬難、由失敗走向勝利的鬥爭，表現了革命戰士堅貞不屈的崇高品質。

難忘的行程

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編輯委員會編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字數 22,000 開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張 $1\frac{5}{16}$ 插頁 2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30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206

定價：(2) 0.11元

目 次

难忘的行程	唐天際 (1)
艰苦轉战	楊至誠 (10)
敖山庙伏击	刘星宣 (34)

难忘的行程

唐天际

一九二七年五月，繼上海四月政变后，长沙又发生“馬日事变”。不久，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公开叛变革命，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共、反人民的措施，記得在軍隊方面的有：共产党退出国民革命軍，政治工作人員不准召开會議，政治工作人員必須受軍事指揮人員的指揮等。这样，表面上是要共产党退出軍隊，实际上在各处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却遭到逮捕、屠杀。

当时我在唐生智部三十六軍任营党代表。部队正沿京汉路由河南撤回汉口，我得到消息，看情况不好，就連夜乘机逃走。这时，沿綫已被控制，各站都在盘查。

到了广水，天墨黑，盘查的士兵沒有发觉我。

我曾在广水铁路工会做过群众工作，認識不少工人。我便打算去工会。路上远远地看見几个工人，提着馬灯朝車站这边来，走近时，一位認識我的司机立即招呼我，惊讶地問道：“你还没有走嗎？”

“刚从柳林逃到这里。想回汉口，特意来找你們。”

“往南开的都是軍用車，恐怕坐不上。”他有些为难地說；其他几个人也都鎖紧眉头，面面相覷。我看他們有难色，就說：“那我就走小路吧。”

“那还行？沿路都在查，步行很靠不住；再說，那要走多久呀！”

大家沉默了一会。他忽然大悟似地說：“单开车头出去！”

这話顿时提醒其他几个人，都异口同声地說：“对，就这样干！既秘密，又快。”

我激动地說：“太謝謝你們了！”

時間已經是午夜，初夏的夜风，还是透凉的。几个人急急地向車站走，都覺得有种神秘的紧张的感觉。

汽笛“呜——”的一声，車头飞也似的开出了广水。

車头在黑夜的平野上疾馳。我想到我們被迫害，作政治工作的不讓帶兵，現在被人攆走，連性命都难保……。想到这里，心里非常气憤，如果我們掌有兵权在手，岂不干他几下嗎？那有这样容易离开部队？……

快到花园时，車停住了。那位工人同志好象很抱歉似的对我說：“再不能往前开了，午前我們要赶回去。你一路小心吧！”我点点头，跳下車，說了声“謝謝！”就和他們分手了。

回到汉口，找到組織，訴了訴逃回的情景。对陈独秀的共产党员不要帶兵、要从政治上来解决的右傾机会主

义做法，非常不滿。由于陈独秀忽視掌握軍隊，所以当国民党右派一旦叛变，倒戈戕杀革命时，就使我们处于几乎无力抵抗的危险境地。

这时，反革命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武汉实行封鎖，广东軍閥封鎖了粵汉路，长江航运被帝国主义和四川軍閥楊森封鎖了，市面上一些資本家及奸商故意罢业，停止貿易。七月十五日，武汉国民党反动派正式与共产党决裂，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屠杀。面对着这种局势，我既焦急又气愤，心想，革命非要有武装不可。

經刘力劳同志的介紹，我在賀龙部的特务营当副連长。这个連有一百多条駁壳枪。抓住了枪杆子，我心里着实高兴。以后，怀着极大的热情随部队到南昌，参加了轟轟烈烈的“八一”起义。

起义后，部队南下向广东进发。八月六日，最后一批起义部队撤出南昌。卫戍司令彭干臣同志要我留下，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，并設法与袁州毛澤东同志帶領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武装联系，同时，交給我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件，他们就走了。

送走他們回来时，已經是深夜一点多，将急待处理的事情办完，东方已渐发白，鷄啼四遍。我卸去武装带，想眯一会，外面忽跑进入来，气吁吁地說道：“副官长，敌人出来了，省政府被包围了，赶快走吧！……”話還沒說完，

就听见外面“叭——砰”的枪声。我没有料到潜伏的敌人会出来的这样快，于是急忙穿上便衣，往大门口走，迎面就碰上敌人持着枪从街上跑来，冲着我问：“喂！里面有人吗？”

“有！”说完我就往街里走，其实里面早就没有自己的人丁了。

一口气我就跑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。那是一座小楼房。我认识店里两个店员是同情共产党的；店里刘老板，也见过几面，是个心地善良的中年人。

大家都深怕敌人发觉我。上午，几个人分头出去打听消息。一会回来：“街上已经戒严，在挨户搜查了！”我正在付量，老板娘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：“搜到隔壁来了，唐先生，怎么办呢？”这月小店，只有一楼一底，要藏是藏不住的。大家正在犹豫，我便往楼上去看看，见一个大座瓶，足有四尺来高。真是“急中生智”，我把这大座瓶放倒，先将脚伸进去，然后缩进身子，满满地装了一瓶。刘老板急忙把瓶扶起，顺手往瓶口上盖了一顶破草帽。

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，接着就听见刘老板陪着笑招呼：“老总，请检查，我们这里没有别人。”

“没有共产党吗？”

“没有，唔，老总！”

敌人的脚步声听得很清楚。忽而，格登格登的皮靴声踱到瓶边来，我顿时全身一阵滚热；忽而，格登格登地

又踱远了。这样，他們来回地踱着，我心里又紧张，又愤恨。直到听见下楼的声音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刘老板上来，气愤地跟我說，他們还凶狠地指着他的鼻子“警告”了几句，才揚长而去。

一連三天紧閉城門，戒严搜查。城內的情况我了解了，該办的事情都办完了，不能久呆在这小店，便打算出城赶部队。我跟他們商量。店員路不熟，搔着头在想办法；半天，刘老板皺着眉头說：“路是有一条，恐怕你不能走。”我坚决地說：“只要能出城，什么路不能走呢！”

“从阴沟里爬出去。”

“行！”就决定这样走。

店員們湊了几块錢給我，又送了一套衣服。半夜，刘老板便領着我鑽进阴沟。

夜，黑黝黝的。沟里的污水半尺来深，臭的人噁心。刘老板打着手电，忽明忽灭；两个人都別着气，半句話也不說，躬着腰一步一步地走着。走了約摸半小时，走到了城墙外面，趁天亮前的一陣昏黑，我們安然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鎖綫。

在离城三十里刘老板的老家吃完饭，換去一身脏衣服，說了些感激他們帮助的話，就和他告別，向撫州的大路迈进。

我回头眺望英雄的南昌城。南昌，我們是要回来的！

撤出汕头好几天了。

我們直屬队机关在葵士遭到广东軍閥部队的堵击，仓卒遇战，又无陣地，虽然經過激战，終因我寡敌众，被迫連退五十里。在大片甘蔗地里，不便联络，敌人又紧追搜索，情况很混乱，部队失散了。

只我一个人了。去那里呢？四处一想，路既不熟，土匪又多，而且周围都是敌人，封鎖得很紧。难道革命就失敗了嗎？不，不可能！海陆丰有我們的队伍，湖南有我們的武装……还有我們的党，我們的同志們，在未死以前，还是應該想办法找党，找队伍。

空着双手，赤着脚，我不敢走大路，只沿着路旁的田塍走。身上分文沒有，餓了就向小摊上要点残食充飢，晚上就露宿在甘蔗地里。汗水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，渾身都是一股热酸气。这样，走了三天。

第四天，走在一个曠无人烟的大壩子上，太阳已經靠在西山頂了，現出半天晚霞。还是早上吃了东西，現在肚子里咕嚕咕嚕地直响。在小沟里掬了几口凉水喝，繼續走；希望能看到一家农户，要点飯吃，在屋檐下蹲一宿，明天就可以到潮阳城。据老乡說，离潮阳城只有三四十里了。

太阳消失在群山的后面，时近黄昏。眼前是一个大湖沼，远远的山，平静的湖水，被落日染得一片通红。转过一壠甘蔗地，见一个五十岁开外的放鸭的老汉正在把鸭群往竹棚里赶，一只小船泊在湖边，船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正在淘米。看见他俩，心里好象有些着落，就在湖边坐下来。等他将鸭群攏在竹篱笆内以后，才上前和他打招呼，向他说明我是二十军的，被打散了，想借住一宿。他听我说是二十军贺龙部队的，用善良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，大概见我还有学生的模样，问道：“你是读书人吧？”

“是呀，在军队里当文书。”我这样回答，既不暴露身分，又合他的臆想。

他点点头：“好嘛，你坐下来歇歇吧。”然后在临时垒的陶灶前，一面加柴火，一面又对我说：“现在路很难走呀！土匪很多。”

“不瞒老伯说，我的钱全给抢光了，只剩一个光身人啦！”

他很同情我的遭遇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这个年头，你是过路人，有钱不要放在身上，埋在地里，在村里找上一家人，把一点钱给他，请他搭救你。等风声好一点，就把地下的钱挖出来，再拿一些谢过他，他就可以送你出去；不这样，你有钱命也难保。”他说得很淳善，我相信这是他饱经风霜得来的经验。

飯好了，一只小鉢只燜了那么一點飯，他还再三地讓我吃，我婉言謝絕了。其實，我餓得頭都有些發暈。推讓一會，他指着一碗鍋巴說：“走了長路，不吃行嗎？”我拗不過他的盛意，就吃了几塊鍋巴。

晚上，三個人睡在船上的一塊窄板上，我們又聊起來。他問我：“家里還有老人嗎？”我說有。

“你怎么不回去呢？世道這樣亂，家里又有老人，還是回家吧！”話里充滿老人的慈愛和怜惜。我表示很感謝他善良的勸導。接着，我就慢慢地向他講，為什麼我不回去，為什麼窮人總是過苦日子，為什麼要革命，只有革命才能過好日子等革命道理。他默默地听着，最後，深情地說道：“你們鬧的這革命能成功就好了！……”

第二天早晨，當我向他告辭的時候，他從破衣兜里掏出一個小布包，慢慢地打開，將仅有的十一枚銅元，攥在手里對我說：“想捉只鴨子給你，你也沒法弄來吃，也不好帶，這里有點錢，你放在身邊吧！”

“不，老伯，留着你自己用，我有辦法。”我推辭不肯要，深知老漢來這十一枚銅元是不容易的。

“你們為窮人奔走，這點錢就算我的心意吧。”再三地推讓，我只好收下。雙手捧着這十一枚銅元，我感到它是那么溫暖。我望着老人那滿是皺紋的慈祥的面龐，沒有什麼語言能表達我感激的心情，最後說了一句：“老伯，我走了！”轉身才走几步，他又喚回我，微顫着手將一頂斗

笠戴在我头上：“这頂破斗笠你戴去吧，遮遮太阳，免得人家看出你是外江人。”我拉着他的手，看着他那滿含感情的眼睛，是这样充滿着体貼、爱怜，半晌我才說：“老伯，你自己保重吧，将来我們会見面的。”他頷首示意，我忍着兩眶热泪，默默地离开了他。走着，我不时地回头看望，远远的还見他站在田塍上揮手：“一路要小心！”

經過一夜安逸的休息，又結实地吃了頓早飯，迎着东方泛起的血紅的朝霞，我迈开快步，直奔潮阳城。

傍午，进了潮阳，通身給搜查一遍。街上是冷清清的，很多門戶都关着，或封着。在城里轉了一趟，沒有遇見熟人。我想部队虽然撤出了汕头，那里总会有人的，但一打听，坐小輪船到汕头却要十二枚銅元，刚才吃飯花了三枚，錢不够了，怎么办呢？走陆路吧，危險性大……正躊躇不决，見前面一个手执小紅旗的鉄路工人走来，使我倏然想起广水工人的情形，看看周围人少，就上前向他說：我是二十軍的，現在想离开这里，沒有錢，請他帮帮忙。他听我帶有湖南口音，用謹慎的眼光看看我，很为難似的沉默着。我又說了一遍。他指着車站外的柵栏淡淡地說道：“你在那里等着我吧。”

从他小心拘謹的态度上看，似乎并沒有什么恶意，可又为什么这样寡淡呢？我正在納悶，見他緩慢地走来了，又輕輕地对我說：“走吧。”便領着我往碼頭走。

到了碼头上，他又讓我等一下。他在一艘开往汕头

的汽輪上，和一個工人咬着耳朵簡短地說了几句什麼。那人唔唔地點點頭，神秘地看我一眼，接着就把我引上船去，指着艙邊的角落說：“就坐在这里吧！”他倆都用同情的眼光向我點點頭就走了。我暗暗自忖，他們小心謹慎却滿腔热忱，真是令人欽佩、感激。在這樣的動蕩的年月，他們仍能如此熱情地幫助我們，可見黨的影響的普遍。

汕頭的白色恐怖更為囂張，到處貼着殺人的告示，反動軍官在街上晃來晃去，行人也是惶恐于色。不久前，我們駐在汕頭時，被美、日帝國主義炮轟倒塌的房屋還殘存着，市面是蕭條的，呈現着一種恐怖和積憤的氣氛。

我夾雜在人群中，走不多一會，在一家商店門口，碰到兩個我們糧秣處的同志。他們向我使了一個眼色，我會意地跟着他們。到偏僻的地方時，他倆驚訝地說：

“哎呀，你還在这里！”

“我是剛到的。有什麼情況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他倆皺着眉頭回答我。

“那我們還是應該去找黨的關係！”

三人回到街上轉了几趟，午後了，一點頭緒都沒有。都認為要在这猖狂的白色烈焰中找到關係，是不容易的，而且这里也非久留之地。這樣我們便決計去上海。

他倆湊了點錢買到一張船票，好在人多混雜，三個人便混擠上船。當天下午，我們就離開了汕頭。

日本船查票很嚴。查票時我就鑽在貨艙底下。給發

覺了，就受一頓辱打，還要挨餓。有些同情的人，在吃飯時將剩飯藏在衣襟里，偷偷地給我吃。餓一點肚子還不要緊，但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們所施給的凌辱，却使人難以忍受。有一天，查票的人把我捆在船沿的鐵欄杆上，讓風雨吹打我，讓閹佬們嘲笑我。我咬着牙忍受着侮辱，抑制着內心的仇恨，心想：总有一天要算這筆賬的！

面前是无垠的大海，波涛冲击着船舷，矫健的海鷗駕着呼嘯的海風，掠過洶湧的大浪……

一個革命戰士，在革命的暴風雨中，要經受得住考驗！

三

怀着希望，怀着热忱，来到这十里洋場的上海。

上海，六個月前的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變的氣焰還沒有收斂，“寧可枉殺一千，不可使一人漏網”的“清黨”，在這裡繼續恐怖地進行着，這繁華囂鬧的都市中，滲透着一股緊張的血腥的氣味。

在人聲鼎沸、車水馬龍的大街上，始終沒有遇見一個熟悉的人。三人身上早已沒有分文，飢餓又襲擊着我們。正躑躅街頭，絞盡腦汁想辦法時，突然聽見過路人的當中，有湖南口音。這使我想起上海有一個湖南會館，心裡頓時高興起來，心想，湖南人住湖南會館，問題是不大

吧，也許能在那里見到熟人。打聽到湖南會館的地址，满怀高兴地往會館走去。

剛到會館門口，就見一個肥頭闊耳的人正往外走。我定眼一看，原來是個很面熟的人。這人名叫聶榮台，一個紗廠的經理，也是湖南會館的董事，北伐軍打到武漢時，他曾在漢口請吃飯，我還去了，那時他說過不少恭維革命的話。真是“他鄉遇故知”，竟在這裡碰上了；而那種“絕路逢生”的喜悅和沖動，使我無暇去考慮這是個什麼樣的人，就急着上前和他打招呼。還沒有等我開口，他的臉刷地就挂下來了，輕蔑地掃了我們三人一眼，大聲嗥叫：“你們都是共產黨，這裡要殺你們，趕快給我滾開！”

半年前，革命正是蓬勃發展的時候，他殷勤諂媚；現在革命受到挫折，我們困難的時候，他就翻眼不認人。這種陰險、兩面派的嘴臉，原是資產階級的本色呵。我頓時氣得義憤填膺，立即厲聲地質問他道：“這裡是湖南會館，難道湖南人不能住嗎？你在漢口請我們吃飯、講的話，你就忘記了嗎？”當着會館人的面前，老底子一揭，他瞠目結舌，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來，一扭身，踉蹌地爬上一輛黃包車就溜了。

我的氣並沒有消，手還在微微地顫抖着，真想一把火將會館燒它個干乾淨淨！

我們又回到大街上。

黃昏，高大的怪物似的樓房里，忽閃忽閃地亮着燈

光，猥褻的乐曲，充塞着这悶燥的空气；形形色色的人群，噪杂声，还有那凄厉的囚車，不时地从街上駛过……黑夜，裹住上海。我們一整天粒米沒有落肚，拖着疲困和飢饉的脚步，蹣跚在黯淡的街灯下。青色的短衫背上，已滿是斑斑的汗漬，草鞋也破了。我默默地走着，想着：到上海仅仅一天，决沒有这么容易就找到党，可是明天、后天……我們当中一个指着旁边大藥鋪挂着“济世救人”的招牌說道：“管他是真是假，去試試看。”三人便走到店門口，誰也沒有吱声，悄悄地站着。

站了几分鐘，店老板滿脸憎厌地从柜內当地丢出一枚銅元，一下子滾到柜外地上来。三人互相看看，誰也不去拾。还是我鼓起勇气，一弯腰将銅元拾起，就往外走。

一枚銅元，买了两块烤紅薯，三个人总算是有东西落肚了。夜晚，就坐在商店騎楼下打盹，还不时地遭到警察的非难，用棍子来赶我們。最后，我們不得不在雨篷下蹲下来。秋天的凉风，徐徐吹到我們身上；尽管街头卖夜食的悠长的喊声不断传来，誘惑着我們，我們还是在疲乏中酣然入梦了。

天明，又复在街上轉来轉去。沒有找到党，象失去了灵魂一样。

午后，我們轉到法租界，在街口处突然遇見我在三十六軍时的一位党代表。这一下我高兴极了。他見我們这付顛沛的形象，有些怔忡。我沒有等他說話，就赶紧問

道：“党的关系找到了嗎？”

“沒有。这里情况也不太好。”他蹙紧眉头說道。

“現在准备去那里呢？”

“說不定……我最近就要离开这里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接着又說道：“我这里有十二块钱，全給你們吧！”說完將几张簇新的紙币給了我，就匆匆地走了。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心里想要說的話也只好作罢。

有这十二块钱，心里比較扎实了些。在卖剩菜剩飯的小摊上，我們飽飽地吃了一頓；晚上在一家小客栈住下，三人还添了点寒衣。

一連几天的奔走，还是没有什么眉目，三人停留上海，終非善策，于是我們便决定分手。我就只身搭輪船西上汉口。

四

我又回到了武汉。

长江远远地从西天奔湍而来，武汉雄伟地矗立在江边。轉了几个月，現在又回到了这里。看到它，觉得是这样地熟悉，又是这样地陌生，不禁引起我的感慨与回忆：

去年九月，我随着势如破竹的北伐軍来到武汉，全城悬灯結采，龟山上豎立起二十来丈高的“废除不平等条約”的巨大鉄标語，从帝国主义手里将租界收回，那时，人